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六十三回 老虎欺心獻毛鱉 小兒饒舌得銀蛇

湘靈急問何事，文嫗道：「任老爺奉旨欽取，就要進京，著人來接三姨娘，太太叫請去說話哩。」湘靈忽聞此信，急得眼中流淚，田氏同著到安樂窩。水夫人道：「三姐恭喜，你父親榮耀，幾日內就要起身進京，你可收拾收拾，同玉佳去一送，替我致意親母，不親去送他了。」湘靈含淚應諾，與素文同至縣中，素文已先在署。骨肉四人，共訴離愁，一連兩三夜，都沒睡覺。到六月十六日，任公起身，送至江頭，打發回來洪儒夫婦作別上轎，自進城去。素臣、湘靈僱只小船，從桃花港向落日山來。剛收進港，忽然一陣黑雲擁起，遮住日色，風雨大作，雷電交加，湘靈、晴霞嚇得面如土色。文虛、錦囊在船艙中，沒有遮蓋，如落湯雞一般，淋得好不苦楚。虧著不多一會，風收雨歇，雲散雷停，依然露出一輪紅日，兩個船家從船底下鑽將出來，便去拔棹。素臣喝道：「且慢！」跳上岸去，在高處一望，只見江裡一隻大船，船底朝天，底上爬有多人，被浪顛播，仍要裹下水去。港內紛紛撐出小船，都去撈搶席板貨物，不去救人。素臣急喊：「快先救人，救起一人，我送銀五兩。」小船聽有銀子，便都搖近大船，把船底上的人，爭先搶救；再順便撈些什物，一齊收港，圍著素臣領賞。共救起十三個人，該六十五兩銀子，素臣卻並沒銀子在身邊，說要往東方府中去借。湘靈聽見，叫錦囊請了素臣下船道：「昨日母親留兩個元寶，分給奴姊妹二人，做個紀念，可拿去給他罷。」素臣隨問文虛：「我們帶來盤纏還存些嗎？再有幾兩申上銀水，便不虧負他們了！」文虛道：「二娘娘發出二十兩銀子，原打帳獨自備席，僱轎子遠送的；未大相公要合備，任老爺又不叫遠送，省下有八九兩銀子在這裡。」因在兜肚中取出，素臣甚喜，一併遞給眾船戶。船戶中有一個禿子開口道：「客人講過的，救起一人，送銀五兩；如今現救十三個人，該六十五兩銀子，這一錠是五十兩，這裡摸量著不到十兩，還差著五兩多哩，叫我們怎樣分法？」文虛道：「許五兩，就給了你四兩，三兩，也沒甚事，怎就不好分？」那禿子突出了兩隻鵝油也似的蠟黃眼珠，說道：「老人家你休恁說，我們是拼著性命救起來的人，一兩也少我們不得；若不是你們要救人，我們只要撈著一兩包絲貨，就發了財了！這也是命裡不該發跡，說他則甚？卻再當不的短了數兒。」文虛道：「你這人怎這樣頂真？人家做好事，你倒想訛詐人嗎？」那禿子得不得的這一句，撇胸把文虛揪住，罵道：「你這老殺才，是誰訛你？你要做好事，乾爺們腿事！那裡來這野蠻子，在大蟲頭上做窠！你們這些人看，須知爺的大名，不是好吃的糞兒哩！」眾船戶中原有良心的，卻怕這禿子，不敢說公道話兒。被難之人，都氣不憤，卻才在水中起來，話都說不動在那裡；只有一個人，不甚狼狽，坐將起來，勸道：「禿老虎，你將就些罷，難得這位客人行好事，那裡捉得齊頭數兒？他這銀子，比著我們縣裡的時銀，也不少！你救起幾個人，扣數兒估足了去；別人的少些，只要你說一句，他們敢不依？就解了這結了。」禿子放手道：「也罷，是你說情，我便聽著些罷。」因接過那錠大銀，向眾船戶道：「造化你們，那一包敢有十多兩銀？你們分去罷！」把那元寶就要望懷裡揣入。眾人俱不服道：「戴叔你休說笑話！客人不拿出這許多銀子，我們也不敢爭；既拿出來，也大家灑些。戴叔是明理，戴叔又沒上船，我們孝敬戴叔，情願均分罷了；再不，戴叔就拿這一包，我們二十多人，還分不到二兩多一個哩。戴叔，你休說笑話！」那禿子剔起兩道濃眉，冷笑道：「我說的是笑話！我沒上船，我與你們是照分兒分，不把人肚子都氣穿了嗎？不是我在岸上，提著網兒，叫你們這樣鉤著，那樣搭著，一個還救不起，這十兩多銀子，還沒給你看一眼兒哩！我是慣合人說笑話的！你們且去告了狀來，新官才到任，正好放告哩！」說罷，把那錠元寶往懷裡一揣，大踏著步便步。素臣滿肚不憤，卻怕惹出事來，隱跡不成。錦囊在船頭，早直跳上岸去。眾船戶攔住那禿子求告，被禿子把手一分，紛紛閃開，錦囊已追至近，大喊：「禿子休走！」禿子大怒，回轉身來，只見是一個小童，大笑道：「你這孩子，怎敢放肆？」輪起升籬大的拳頭，照著錦囊頭上，一個栗暴直擊下來。錦囊身勢一側，直湊入禿子懷裡，伸一個指頭，覷准禿子乳旁，用力一點。禿子叫聲「啊唷」，便直蹲下去，彎著脊背，再也直不轉來。眾船戶大驚失色。錦囊在他胸前，掏出那錠元寶，擲與眾人道：「你們拿去分罷，休與他一釐！」眾人面面廝覷。

遠遠聽著破鑼口聲，村裡跑出一個大腳婆娘，嘴裡一片聲叫喊，發瘋也似的趕來。素臣吩咐文虛催令船家開船先去，自己跳上岸來。那婆娘已趕上錦囊，眾人都替錦囊擔憂說：「禿老虎，沒防備，吃這孩子的虧；這雌老虎卻更難惹！」看那婆娘直撲錦囊；錦囊即東躡西跳，覷個空兒，直指小腹，往下一捺，那婆娘便坐在地下，掙不起來。錦囊輪拳便打。素臣遠遠喝道：「男不與女敵，休得無禮！」錦囊雖聽不清，卻知是素臣聲口，手勢一慢，被那婆娘揪住角兒，用力一擰，錦囊這頭，便直湊到心口。錦囊趁勢一頂，婆娘望後便倒。

錦囊爬在那婆娘肚上，卻被他死力揪住角兒，脫不得身，著了急，兩手勒住那婆娘褲腰，用力一扯，連裙連褲，直撕開來，恰好露出那件東西，看個正著。錦囊「噫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好臭！」眾船戶熬不住，齊聲發笑。那婆娘雖是德賴，到此田地，只得放鬆錦囊，直跑開去，連聲晦氣。那婆娘一手摳住裙褲，一手遮著臉兒，如飛的逃進村去。禿老虎哼哼的曲著身子，一步步掂回家中去了。眾船戶俱稱天報，眾難人俱向素臣拜謝。素臣看先前開口勸那禿子的這人，甚是面熟，卻想不起；那人也自細看素臣。眾船戶攔住素臣，說道：「禿老虎是港口一霸，今日吃了這虧，怎肯干休？請相公進村去，見一見坊長，便脫我們的干係！」素臣拔步便走，迎著頭的略略帶著，便是亂跌亂滾。眾人面面廝覷，誰敢上前，任憑主僕二人，飛步而去。

那知素臣、錦囊都不識路徑，只順著河邊走去，不到一里路兒，已走到斷頭濱，無路可通。只得繞過這濱，走了半里，又是一條斷濱。一邊繞了七八條濱，那一條大河已全沒蹤影了。六月日長，天才正午，脫衣而走，兀自汗流，問著行人，急急趕去。約莫走有一二十里，已到山腳，卻是懸崖峭壁，無路可上。有兩個樵柴的孩子走來，素臣問他浴日山時，那孩子呶著嘴道：「那不是浴日山？」素臣道：「這山從那裡上去？」孩子道：「好上去，我們也上去了，山裡柴草怕少了寶麼？」素臣道：「這裡到山口，有多少路？往那條路兒走去？」孩子道：「沿山都是斷頭濱，要走，須進城去，出西門，才有道兒。再不，到港口，叫只小船也好。」素臣道：「除了那樣，更沒別路了嗎？」孩子道：「有是有條路，只怕你不敢走。」素臣道：「只要路近，便敢走。」那一個小的孩子道：「小靈哥，有甚路走得進去？我也要進去耍子。」大孩子瞅了一眼道：「虎多著哩，你敢進去，送他做一頓點心！」小孩子嚇得掩著耳朵，翻了翻眼睛，害怕起來。素臣道：「那裡便有甚虎！你且說多少路兒？」大孩子道：「虎就沒有，豬獾、狗獾、狐狸、獐子，卻多著哩，你老敢走這路卻近。」

把手指道：「那不是一棵大樹嗎？大樹東半邊山坳裡，有一個洞兒，通過去便是，算五里路罷了，只怕不敢進去哩！」素臣笑道：「只怕沒路，進去何難？」錦囊自恃其能，兼仗素臣，便歡天喜地的，望著大樹而來。走近山坳，果有一洞，只一二尺寬；走了數十步，便開闊起來，上面透下一線天光，照得石筍玲瓏剔透，筍上斑駁，五色具備，陸離可愛；涼風逼來，爽快無比。素臣贊歎，與園裡一線天彷彿，可稱奇景。正是快活，漸漸的洞口收小，天光隱滅，黑騰騰看不清楚。錦囊道：「不好，前邊想是沒路，吃這孩子騙了去也！」此時陰氣逼人，素臣、錦囊俱已穿好衣服，一步步摸將進去，只聽有鼯息之聲。素臣吃驚道：「此必野獸巢穴，真被孩子所騙矣！」正待轉身，只聽響的一聲，一件東西直撞過來。素臣急起一腿，那物大叫一聲，大地亂滾，更有許多東西，望外亂躡亂滾，滾竄得錦囊怪痛怪叫。忽然眼前一亮，鼯聲已息，見一大獾直撲上來。地下那獾爬起，便咬錦囊，錦囊方覺著慌。素臣兩手一分，兩獾平倒過去，響震如雷。許多小獾，沒命的跑掉。一獾原已負傷，掙扎不起，被錦囊用力死踢。那一隻掙起便跑，被素臣一手扯住尾巴，倒拉轉來，在糞門上一連三兩腳，滿口噴出鮮血，嗚呼死了。錦囊踢的那獾，兀自叫喚，素臣趕上，把腳在肋上一蹬，登時斷肋而死。

看那亮處，卻並無出路，是石罅中透出來的亮光；在石罅內定睛細看，空洞洞的，也像是一個石洞，高處透下天光，半明半暗。錦囊道：「這會不知是甚時候？前面沒路，轉去又遠，又怕真有虎來，怎麼好呢？」素臣道：「孩子騙我們來，也是前定之數；若有虎來，怎留得這獾在？我看那邊也是個石洞，只隔著這層石壁，若打開來，或者真通得過去。亦且這般奇景，可惜埋沒掉

了，莫非由我而顯？」錦囊吐舌道：「這石壁是天成的，怎打得開？」素臣道：「我且試他一試。」扯起手來，用力一拳，側過身來，猛力一腿，震得石上訇訇的響，爆下許多石塊來，那石壁依然如舊。素臣料是沒用，欲待轉身，又是不捨；因復脫衣服交給錦囊，用帶緊勒腰褲，使出渾身力量，拳腳肩肘，交加迭上，那聲響便似春雷隱隱，石壁便岌岌動搖，細碎石塊，滿臉亂打將來，嚇得錦囊抱頭喊叫道：「相公住手，這石壁倒下，就壓死人也！」素臣住手，仔細看那石壁，仍然無恙，暗覺好笑道：「此真蜻蜓撼石柱，可謂不知量矣！」因取過衣巾，正欲穿戴，忽見石罅中有物搖動，用手一按，墮下一塊石來，那罅便大了許多。把衣巾掠還錦囊，伸進手去，撬了一會，又卸下些石皮，這手便透了過去，用力攀將轉來，覺有鬆動之意。因復用肩靠進，用手攀回，連連搖撼，那石四面俱脫了筍縫，露出碎影。素臣大喜，拔出手來，飛身而起，做一個大鵬展翅之勢，撲翻身軀，直挫下來，把腳照准那搖動之石，盡力一腿，只聽轟天價響，石塊如雨點墜下，眼前忽地大亮，石壁上開了一個大窟窿，一塊大石，已踢過那邊去了。素臣喜極，拉起錦囊，鑽過窟窿中來，看那石時，有一尺三五寸厚，一丈一二尺多長，以紅石寸方核算，約有十萬八百寸方，一萬六千多斤，把地皮壓低了三五寸下去。錦囊吐舌不收。

素臣復走進去看那石筍，天光比外面百倍，玲瓏剔透，紫泥紅粉，絳石丹砂，五色靈芝，參差歷落，真個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。曲曲折折，約走一二百步，那洞只顧小了，地下流出水來。走不多路，水勢漸大，各脫鞋襪，放下足去，齊吃一驚，素臣道：「原來是道溫泉。若在園裡，早晚便可坐湯。天遣這孩子說謊，開出這福水，為豐城縣增一勝地也！」一步步走去，越走越深。錦囊道：「不好，水浸到肚子上來，走不得了！」素臣道：「不妨，走去再看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見水中躡出一條十餘丈長，雪白也似的蟒蛇，張著銀盆大的闊嘴，吐著信兒，直奔錦囊。錦囊大叫一聲，倒在水裡。素臣忙搶過一步，舉手向蛇首一擊，那蛇頭便自粉碎，如打破的水晶玻璃，向水中亂落如雨。頭便打碎，那蛇尾同素臣面上直用過來；素臣用手一，接個正著，那蛇往水深處便鑽。素臣抓住蛇尾，用力死拉，休想拉得他住，冷氣逼得滿手生疼。素臣不捨，被那蛇尾倒拉過水去，那蛇便往地下鑽將進去，連素臣半隻手臂都帶入泥裡。素臣著急，一手撐住石壁，一手用力猛提，■目大叫：「孽畜休得無禮！」只聽「刮辣」一聲，蛇尾碎，紛紛墮地，都是雪白的銀鏢。

素臣驚異，看手內時，卻是一錠元寶，上刻字跡。地下銀鏢，一齊滾入泥裡。素臣撥開看時，原來滿地窖著白鏢，並沒小鏢，錠錠都是元寶。因把手中這錠元寶，也擲下去，暗暗禱祝道：「若是我應用之物便罷；若非我物，速行斂跡，不得戲我！」素臣祝畢，錦囊滿身泥水，拿著浸濕的衣巾，已走近來。素臣道：「錦囊，你且看這地下的銀子。」錦囊道：「銀子在那裡？」素臣指與他看，錦囊笑道：「是一角泉水，相公怎說是銀子？」素臣遂不更說，把發起來的黃泥，仍復蓋好，壓上一塊大石。穿起鞋襪，再向前走，愈走愈窄，剛剛只容得一人。又走了數十步，忽然寬敞，又是一洞，洞內石床石凳，周遭羅列，宛如人工造作鋪設，洞盡處，也有石罅，透出天光。向那石罅中看時，又驚又喜，大笑道：「四姐你們都在這裡麼？」那邊難兒吃驚道：「這不是二相公聲口？秋香姐你聽見麼？」素臣大喊：「我在這裡。」秋香忙爬上石磴看時，喊道：「二相公在這裡。」難兒道：「這是天生的石壁，怎得過來。」玉奴、賽奴、小驪一個個都竄上石磴，向石縫中窺看；自亮窺暗，卻看不清。素臣道：「你們都下去，待我打開這石壁來。」秋香笑道：「二相公，你說的好大話！這天生石壁，怎生打開？」錦囊道：「已打過一層了。」難兒等忙教秋香等下來，素臣真個拳打腳踢，肩撼肘衝，卻打些零星細石，在這邊剝落下來，那邊卻不動分毫。秋香道：「這樣打法，就打到一千年，也不中用！我們去拿鐵鋤來，鋤他百十鋤，便鋤得開。」小驪道：「我們去扛一塊大石來撞，敢就撞得開。」素臣道：「你們在那邊鋤的鋤，撞的撞，力乏了就歇。我在這邊接著踢打，踢打乏了你們再鋤再撞，少不得要弄開來。」秋香便去取一柄鐵鋤，一柄釘耙，與難兒兩個，用力耙鋤，擊得火星直迸。不一時，耙齒盡折，鋤口亦缺。小驪、玉奴、賽奴去扛了一塊千餘斤大石來，難兒、秋香幫同撥撞。田氏、璇姑、素娥、湘靈及一干僕婢，陸續俱到，看著衝撞。撞得火星亂噴，聲震岩谷，洞頂亂石，大月小片，粗塊細屑，蜂蝗一般滿頭打下。田氏等俱被嚇壞，喊道：「快些歇手，這洞倒下來，大家都壓死也！」話猶未畢，豁刺一聲，那塊大石已震做兩段；看那石壁，雖是打落些皮片，卻沒受大傷。難兒道：「除非用醋來潑，用炭來燒才好。」素臣道：「你們且下去，待我打踢一會，再扛大石來撞，輪流打撞，沒有不破之理。」難兒真個又扛了兩塊大石，與素臣輪替用力，一會又撞碎了一塊大石。素臣喊道：「有些光景了，你們快站開些！」難兒等退至洞口，素臣復逞神威，肩搖肘撼，盡力施展。忽小驪喊道：「好了，那石壁動彈起來了。」難兒定睛細看，果見石壁岌岌的晃動。素臣復用大鵬展翅之勢，一連兩腿，早踢破一塊石壁，直墮下來，那邊口小，只有二尺多寬，這邊卻大，有五尺餘寸。素臣用拳連擊，那石片必剝剝的亂卸，兩口便差不多寬。素臣躡將過來，田氏等看見，俱大驚大喜。錦囊把素臣衣巾，先送過這邊，然後爬過洞來。秋香笑道：「錦囊怎變做一隻泥狗？」錦囊牙齒捉著對兒廝打，瞅了秋香一眼，更不言語。田氏等隨著素臣，一路問將進來。素臣吩咐玉奴等，去取幾塊大石，攔住洞口，叫容兒夫婦進裡邊；一面把孩子騙入洞內之事，說與因氏等知道。

將近安樂窩，冰弦已取到衣巾鞋襪，換好進房。水夫人道：「三姐回來久了，你怎不走正路，卻在山後來？秋香說要打破石壁，救你出洞，這是何等行徑？」素臣把前後事情述了。水夫人道：「這奴才惹得好事，倘打出人命來，不要償命的嗎？該痛打一頓！看這樣兒，是吃了苦了，且寄下這棒！」玉奴、小驪將死獾提進，秋香等一齊動手開剝。水夫人吩咐，留著獾皮，獾肉送一具東方橋，一具自食，並犒賞婢僕。

次日，素臣率領一班女將，並文虛、錦囊，莊戶中有會作匠作的，叫了幾個，從一線天破石壁中過去。直到外一層破壁邊，運起倒下的石壁，仍復疊好，罅中砧上些石皮石塊，收拾牢固；又搬運大石數百塊，堆貼以防意外。在有溫泉地方，掘一深地，引泉水歸入，運些石板在內，墊成一個湯池，開一水洞，以便放水，為坐湯之所，石上刻著「香泉」二字。複選那芝草最多之處，題為「紫芝石室」。有石床石凳那洞，石刻「小憩」二字。將一線天洞口磨平，安設階級，以便出入，洞口鑄曰「不貪」。田氏等俱不解不貪之意，素臣笑而不言。剛收拾得完，已是二十三日，為素娥誕生之日。隔晚，鸞吹備了一副厚禮，來做生日，洪儒夫婦也備禮來賀。田氏稟請水夫人，領著鸞吹、素文及璇姑等，俱進不貪洞來。把鸞吹、素文二人，喜得心花都放，嘖嘖稱歎道：「怎世間有此奇境？若不被小孩子所騙，豈不辜負此天生福地？」鸞吹主意，要做條紗幔；湘靈忙去取一頂紗帳拆開，恰好遮得前面。當日即輪流坐湯，起來便就著「小憩洞」石床石凳，隨意坐臥，啜茗納涼；更向「紫芝石室」中，觀玩那無窮妙景。次日午後，設席款待洪儒，裡邊是鸞吹、素文專席，外面洪儒。

在席間，問起大舍二舍名字，古心答道：「大兒名柔，小兒名訥。」素臣道：「大姪性剛，故名以柔；二姪性警，故名以訥。此祖母命名之意，姪等宜終身佩之！」因向文柔道：「我有一對，你可對來。」隨念道：「剛故克以柔，龍蛇之蟄，以存身也；」

文柔對道：「仁者必有勇，鷹■之逐，惡無禮耳。」

素臣點點頭，古心責其不工。素臣復出對與文訥道：「三緘名勒金人背，」

文訥應聲而對道：「五色毫揮玉案頭。」

古心又嫌其不現成，素臣道：「二姪年幼，也就難為他了！大姪當蜚聲柏府，二姪當藻蘭臺，此二對足以為他日之券矣！老襟丈勿笑弟之狂言也！」席散後，洪儒、素文先後辭回，古心自往博古軒去。素臣方回安樂窩，未能自吳江而回，呈上樞公書札。水夫人拆開看時，上寫著：

敬啟者：崑崙、押衙，非表兄所屬為，而以聖賢之心，行豪傑之事，鳥膠續斷，蟻命回生，感激涕零，罔知所報！惟祝指日賜環，致君堯舜，更以《原道》一篇，措諸實事；俾四海蒼生，均出水火而登拜席，以大遂吾兄之素志耳！傳訛之言，弟雖不為所惑；而時復書空咄咄，魂夢不安，讀來札備悉一切，喜乃欲狂矣！尊寵既多，毓麟更易；奉上回生丹三十九，以備臨產之用。寄令姪銀作弟暫借，即日面交矣。劉虎臣兄得拔把總，駐防乍浦；三日前有書接眷赴任，大嫂認係劉兄弟筆，兼有女使迎伴，欣然而去，吾兄勿更為念也！專此布覆，附請姑母大人金安，暨闔宅安吉，餘不縷。素臣表兄大人如手。愚表弟水唐頓首具

水夫人看完，向璇姑道喜，將書藥遞與素臣，說道：「汝妻妾俱已懷孕，此丹乃保產靈丹，我從前受過無藥無穩婆的虧，今得此丹，不啻百朋之錫矣！」賞放未能出去。忽然的滿天烏鵲，紛紛落地，成群作隊，都飛入房，也不顧房內現擠滿了人，成十成百打著團，接著翼，黑壓壓直裹，進來。秋香怪叫，躲入後房，眾丫鬟俱大驚失色。正是：

烏鵲知機參造化，聖賢謹讀位乾坤。

總評：

《水滸傳》住諸罡煞上山，每先立功。錦囊打雌雄二虎，絕似其意。而非但打雌雄二虎，實為辟峒得藏生根。則《水滸》之意極淺，此書之意極深。禿虎之橫極矣，非得錦囊以殺其勢不可。噉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好臭！」雌虎亦不得發威起勢。讀畢為之撫掌稱快！

素臣面熟，卻想不起那人；那人亦細看素臣。此必有故而卒不可得。書中每多如此悶人之筆。天地間凡是好書，必有悶人之筆，但不若此書之觸手即是耳。

孩子德賴，素臣且為所愚，可欺以其方也。而非受此欺，不貪泉何由而得？俗傳藏銀有神，此孩子其即守藏之神也歟？

石壁如何打得開？緣恃有神力。而屢作欲罷之勢，則又作者設身處地，一定情理，不徒行文中曲折也。若一味蠻打，絕無轉關，便成一莽夫矣！

水中竄出白蛇，常事耳；而蛇頭一擊粉碎，如水晶玻璃散落如雨，則奇之至者矣。蛇頭已碎矣，蛇尾尚能帶素臣手入泥，皆屬極無情理之言。而結歸藏銀，則又似有情理。真文家之寶。

銀為賑饑而設，賑饑又為民變而設。激變之人，已伏於回首分銀被救之內。禍福依伏之道，文章聯絡之法，兩擅其勝。

素臣除滅佛老，去數年之大害，正億萬世之人心，所當集賢備福以報之，即居處之末亦非常人所得同者。故浴日山莊，別有天地，以供母兄妻妾之隱遁遊賞。而猶必開闢溫泉、芝室，以快其心而沐其體，所以勸人黜異端崇正學之意深切著明矣。治猶南北賜第，皆視此加勝，則此回又一百二十回及一百三十九回之嚆矢矣歟？

柔訥兩對雖平，為鸞鳳麟鬻之嚆矢，此先河後海，古文之秘。